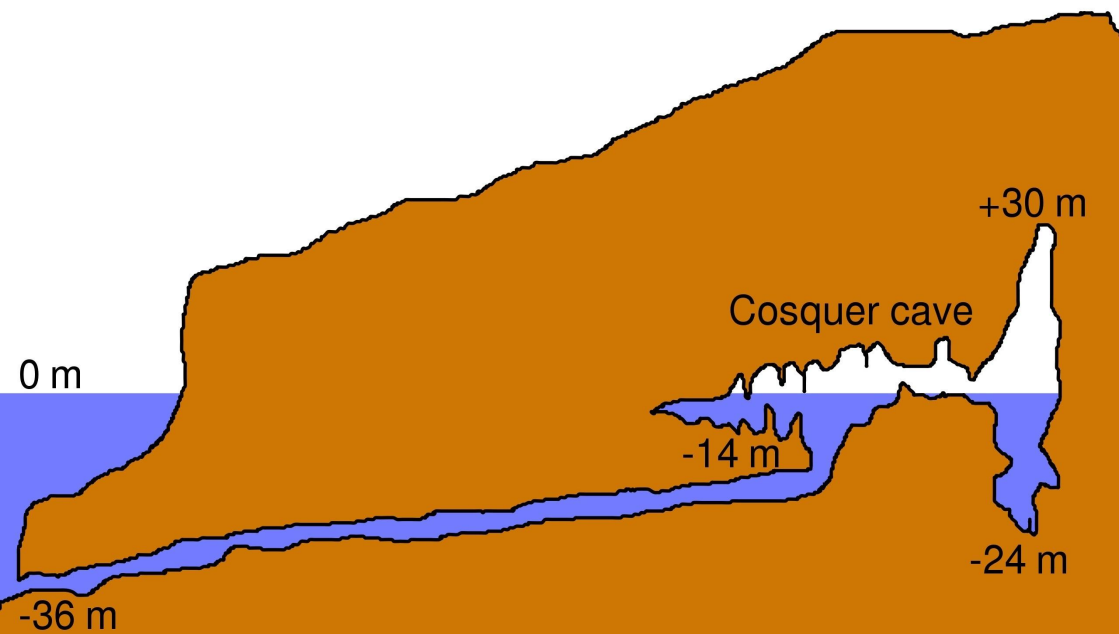




拨浪鼓



[illegible]

目 录

伯竑桥	1
鹤 引	5
陈 〇	9
[公 墓]	13
杜昊淳	14
姚一辰	16
七 寒	21
谭倩桦	28
孟宪科	31
陈旧水	35
草 籽	41
空 椅	44
梨	48
³ 仄	54

伯 竑 桥

伯竑桥，1997 年生，川人，武汉大学文学院
2015 级毕业生，曾游英帝，现尝试站着看见
北京。

二〇二二

高速路向前延展
这未知屏幕前循环的屏保信号
将虚拟出我意义的一生。
轮辐，它数度偶然的晃动遭系统删去，
飞转的金属，一条闪光而无踪的河。
阴影在低徊间庆祝
灵魂的自动驾驶
正像樱桃树哀婉地成熟
在人类一无所知
笑闹着出发的地方
海边戏沙的孩子曾在
往日复生的壳中鲜亮着
魂魄也随落日张合。
已经太远，驱赶我们受生
而焚毁的田园多年。
车载音响里，仅剩一支晦暗不明的歌
掩弭此刻向上失重的黄昏
要试着忘记，那让终点与星空连线的烽烟，
野火。要试着褪下，停转如旧表的上世纪道德
而无数猫狗，无数栖离的自我，
会像高速路中央的那滩
粘连着皮毛的肉团，被后来者碾过

2022.1.2

隔 离

每一天，白菜虚构出的自由
堆杂起乱码频频的波普巨手

呼吸可贵于饥饿：这笼中喂养的愤怒
又太饱满，像救护车呵斥全世界要退避。

狗儿已蝴蝶般扑杀。发不出声的不算人。
空荡的嘴型竭尽毕生的号喊

垃圾堆里我们曾互相纠正
“但如今与我相同的人就是好人”

灰喜鹊掠过雾中的人间
地面的喊杀声它听不见

梅雨。舆论和情绪纷乱
徒哀着淌入战争之磨盘。

伯竑桥

2022. 4. 15 记

一个男人在郊区火车站被撞死

一个男人在伦敦郊区的火车站被撞死
轻轻一跳，就切断了整座都市。
它庞大的营养管暂时堵塞了，
圣徒，马克思和环保主义者们
用劝告、游行、选票都做不到。
若希望这座严密的城市每天都停一停
则需要反刍无数不知名的生命。
举伞的行人像乌云在赶路，作为系统的部分，
他们不懂得任何形式的死亡。
他们被延误，却无所谓，
他们变成目所能及的任何形状。
像湿透的叶子般落到轨道旁的麻雀
坚持了一种他们不需要的悲伤。

2021.12.7

鹤 引

鹤引，武陵人，15 级倾城诗社社长，现西湖
苏堤一钓叟。

小店

立在路边，抽象而敏锐
一点油香在锅中煎炒
你幼时的甲印在搪瓷杯子上
茶水浸着黑色的时间的积垢
舞厅的回转球在虚无的空中
一首迪斯科让你重又看见它
不禁地旋转的舞裙
水钻，塑料高跟鞋，红色嘴唇
你回望那个归来的陌生人
一些前尘浮起又隐去
这块餐布已经泛黄了
买它的女人和在路旁清洗它的女人
烫卷的黄发在夕阳中重叠起来
没有称谓的小店，二十八年了
你在门口板凳上择菜
招待中午第一个客人

220826

午后

走出隧道口
深蓝云层无声疾流
像黄昏提早降临
而那重重山后的
整齐的海，在一座塔影中
被引诱，跨过钢筋
防波堤在扭动
丘陵逐渐拔高
要与倒影相竞逐云似的
做一个农夫，不是要把东坡的麦子
扛向麦场，用汗水的引力砸开麦壳
再于扬起的尘土中窥见父辈的昨天
不是抚平牛背上的深深勒痕而把
一只牛虻的尸身自牛尾的纠缠中
摘出以交给卖牛的儿子眼中含泪
只是拿起镰刀，捡起猪草
穿过火土烧起的烟阵
迈向一个一如既往如此永恒却始终不可测的明日
去工地上做工，捡起路床的石头
比田野更高
没有什么还在那里
铁轨像一支长剑无限延伸
刺穿这座山的腹心
出生在这里，农夫心想
走过下一个隧道
山神和祖坟都在午后沉睡

220826

故人

一汪水也能映出一座山
无言的热情

此刻之遥
衰草漫漫

诗人们逐渐离群
或是藏在了人群之中

陈○

曾任浪淘石文学社社长，现任慧能城市计划项目部负责人。
现向你传送重要讯息：当你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已经昏迷十年了。我们正在尝试新的治疗方案，我不知道这段信息会出现在你梦境的哪里，但我们希望你能够看到，请赶快醒来

怀古三首

•
冷却塔（双曲线型），一如你儿时
见到的那样，在饱和，在骤然减速
时间是唯一的重力。此后何种逆流（无论吞没
或容恕谁）都不能使你沾湿。
冷却塔（在根部），你白噪音的瀑布
落入黑暗中褶皱，比你的回忆
更皱。那是个金的下午（和金属一样
寒冷）红色摩托停着，它要发动很久。
（啜泣的）冷却塔，（唐王游）冷却塔（水不再哑）
你无数次远观它的烟羽：突慢，慢慢，凝固。

• •
高压氧，藏你在历史之外的
拉斯科（ ）
抵抗外界的稀薄（ ）。高压氧，一场
平价太空旅行（ ）
回到芜杂的土层（ ）。
高压氧，时间结节也一同变得致密
一同植物和灰（ ）
在遗忘的光中氧化（ ）。高压氧，你认识
科主任（ ），打算在间歇时谈起
所谓平静的海与幸福的航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狱环境开发实战（修订版）

前言：散佚

第 1 章 石油支撑剂：碑林及兵马俑

- 1.1 孟子不相容原理
- 1.2 等待合金：与青铜职业选手交信
- 1.2.1 商鞅-嫪毐展开定理
- 1.2.2* 正则坍缩（或屈原坍缩）
- 1.3 大型书籍篝火晚会组织管理办法
- 1.4 失落脉冲报警电路
- 1.4.1 双怠速法走马检测
- 1.4.2* 物化：求解高次梦境

第 2 章 魔兽世界——二期工程——大地的延异

- 2.1 清除历 $\times\times$ 录伪指令集
- 2.1.1 随机钳锤&&决策树下锻造
- 2.1.2 后之视今的闭环增益
- 2.2 停跳搭桥术/包皮环切术
- 2.3* 迷楼：魔方大厦配筋分析
- 2.4 一维半线性微分方程：平仄
- 2.5 彩虹汽水（不含彩虹）限购令扩容
- 2.6* 从基因融合检测反思辩证论治及快感养生

第 3 章 阀门知识：死光的后滞胀贬值

- 3.1 西门庆：观察电动牙刷的 108 种方式
- 3.2 增广贤文矩阵：没有安全词
- 3.3 新沟道：15 分钟摆脱金属疲劳
- 3.4 美非门电路控制原理
- 3.4.1 二分论与精神尸检学
- 3.4.2 “#查询直播间知识分子浓度”语句应用
- 3.4.3* 人人交互技巧：通过猫达成历史性共识
- 3.4.4* 大阉割学与小希望学

后语：吃不够的省略号

魔兽中国三首其三：被净化与被遗忘的

怒斥生命的黑暗吧爸爸
死亡是衰老的积分，一想起可变的上限
光就提前落满了南海

央求你下辈子还做王子的父亲，传给我
进化的合理性，我原谅您不是完美的源头
亚洲图床埋满了铀矿，有一天这些全归我

爸爸爸爸快看你最爱的纯洁的
采蘑菇
云的老男孩！

我不当你那样的爸爸，不吃自己的孩子
我的孩子将永远长不大，冰九一样纯洁
在辽阔的腐地上生产硅胶和黄饼

若是那蝠群来了，迎接它的有理想
是时候拔剑了，是时候和钢盔中的幻影对话
证明我自己的时候到了，小男孩们快看快看

先生和贱内都离不开我但我说
必须净化
革命的队伍！

聂舒

聂舒，无诗派诗人。

赵海东

汉堡王 25 元 4 件套

杜昊淳

杜昊淳，九九年生于江苏徐州，祖籍甘肃同谷。武汉大学地球物理系二〇一七级本科生，现就读于北京大学自然地理系。希望可以“光鲜如同一只金色海豹”。

海淀南路向西

秋天与黄昏在彼此的投映里
扬长一片山形的暮光。
你如何奔向她，冬日
你就将如何面朝太阳。
此刻，没有温度的暖色红光照射
渐冷的空气猎猎地降落在每一只前行的鼓风炉上

2021.9

运河

一些辛香和鱼嘴吐气，在菜市场
塑料天窗里置换。家燕等待着燃油机声渐远
而时间回旋自吃水线 落入南岸
大西洋钟表店。头发，指甲与皱纹
他们看起来愈发像一棵树
在荫影下有时前后拍着手
有时腰系一只浮漂下水游向对岸
当一条裂隙正被船在水面划开

2022.8

姚一辰

重庆火人，善于吃树。
扫码关注我的公众：



举一反三首

怀古：绿（献给白，最卓越的匠人）

开始变灰是白露的气节，一通
自检车厢，大门和窗户禁闭，
临时允许你入福中之福。白啊，
听到你上面（或左面）尖锐的喉塞音，
踏破天花板从右边（或下边）而降，
无痕流览之前，你先要消失下颚，
快递他几口药，他尚是颇相学的新手。
你说：“我等这一刻太久了，我不是东亚人，
我是库页岛来的，是地道的欧洲人。
去年我种在你黄土壤里的筹码，
它没有发麻，百八十天成品是百毒不侵
的新天使。而这坟头七日复活的花
也会酿出七十余年女儿的红，
你快赐予我吧，没有我会怪罪你。”
但他收掉手，不似执杖者言：
“要是你白我绝对不会这样说，但是你灰。
作为一粒人来说你是一颗人，你是人吗！”
你听：我们都还需要生长。

状物：青年（献给还在消毒，关于哦关于那刺）

你这一个词
向着我,那些我
该等着回去,开动后
还缺一个以前
还没有占领以前
你不来,你没有学会

堵塞

你聚集满箱
一个个,煤炭不烧
等着让自己倒置
你在睡里开,开后
那些我回去,回到雾
与睡的夜比

那些我不透光
那些我倒置
倾倒海里的
还不够笔直
你去,你倒回你的乡
摇匀水和油

你来了,你把你
透露给所有我
那些睡 的不再健康
那些悬

挂的用脚思考

—— ——箱的聚集的想法,绿的我
的路,和我的水
的黑发

你赶往现场

你给了我们我,我,我: 给我,快让我们进去!让我们沉默!让我们病得可以永久,
那些

红

可以改,可以流,然后你打开,你,你呀你,你来,你来发动你的夜
我侧倾
 向一个个睡里的词
 一个该说的词

,

即事：梦（献给灰，当人终于可以）

我也很想有智慧，当龙卷风卷积着巨量的水流，逼近我半途的白色列车。不要问，那个安详过马路的人是不是可能已经越出他需要拯救的朋友的范围。没错，我不再能谋生，死后在巨树正中间读一小时书才明白很多事情。黄昏还没有来，我将想起自己被压平的瞬间。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我得去堆积赠给我的位置。临瀑布边新立百年的庙，我带着灰色的宽容，想起他们：人来了，祭司，邻居，领导，都不必筑造，雨已过去，虽然我没有反击命定的敌手。家乡的铁轨过得很好，每颗刺梨过得很好，大家都很好。他们对我说：吃吧喝吧！你总该为此感到高兴！这具房子没有谁住。此时，让路过的孩子大喊：他缠在网里！人们也就赤裸地大喊：他没有死！剩下数据随机组成久违的形状，

向更多执拗的朋友推荐这款羊了个羊小程序

七 寒

许七寒，安阳人，怀乡，想回去，可惜回不去，只能写点啥，但是又写不出来啥，现在大约似乎确实是个废人

悲伤故事

在三月到来时，我们开始做梦，那时天气尚未变得难耐，雨水并不频繁且扰人
三月末的时候，有人在出租车上谈论起梔子花，据说那是一些人的少年懵懂
白色的光在天边泛起，你沉在薄荷里，月亮不再下落
如果相背的我们继续行走，明天我们会遇见北海道的鸟居

离开青麦地后，回首是一种残忍，握在手里的凝固树脂，安睡曾拥有的可能
这我不敢告诉海鸥，它的悬崖已经塌落，它的巢穴在石灰岩上哭泣
也许有天你会在西南太平洋加冕，人们就给你椰子，说：看啊，你多美
你哭着说：不要，我不要，我要回到法兰西的山城，洋流使我晕眩
蒸汽轮渡鸣笛带来消息，家乡的铁轨过得很好，每颗橘子也过得都很好，大家都很好

天亮后我们已经不能抱着岛屿哭泣，所以再见到梔子花的麻雀沉默不语，停在你窗外
昨天十二点你的窗户还亮着光，今天你只好忍耐空空胃袋的翻腾
胶囊会关心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却在关心一只海鸟

行窃预兆

没人会觉得这个年代还有躲在树后抽泣的少女，她的泪水送给白色雏菊
雨不合时宜得落下，你的手里却没有一把折叠伞
天晴后人们试图去黄土中耕种，你的爱人躺在青麦生长的田埂上
喜鹊或是鸽子从远处屋顶上飞来，他们盘旋三圈，又飞走去南方

如果那天铅笔还能被使用，请选择最古典的句首，怀念童年的玻璃瓶汽水，
橘子的味道混合白砂糖。趁着我们相爱，铅笔屑落地生长，结出果实
三十里外的食品加工厂听说了，派来一台联合收割机，橡胶轮胎有一人高
司机抱怨说他穷极一生都在逃离幼年的车祸，可是总会回到自己狭小的病床
工作之余时他开始学习拓扑，玩耍莫比乌斯环，试图将控制论加入星巴克的超大杯
他老婆是个人民教师，觉得他在瞎胡闹，还不如周末一起去山里摘酸枣儿
“我不缺吃也不缺喝啊，可还是过得好难受。”一支南京抽完，他将烟蒂扔在泥里

回想起童年乡下，似乎每天都如此无所事事，田边的河水流着，拐个弯就再看不见
可惜现在小孩子已经不能再去水中打闹，他们只从地理课本上得知黄河很黄，长江很
长
也许，以后某天，好奇的肉鳍鱼会沿着河去寻找源头，走得太远来到黄河或长江边上
也许，鱼到中年会变得和中年的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幼，到处找食，忙着养家糊口
结果被钓离水面，呼吸艰难，只好身体弯成弓形，露出猩红的腮，在太阳下泛着鳞光
撑到月亮出来了，钓客会把它放生。收起渔具，回家给放学的孩子做饭。

后来，那条鱼去长江找他的儿子，长江两岸人来人往，水底铺满碎玻璃渣
南方气候多变，阴晴不定，人们出行都会看天气预报，会带伞，会上下轮渡行色匆匆
船靠进码头的时候，撞在岸边报废轮胎上，水波推开，大家也跟着晃
晕船的鱼被捕捞，只得和餐盒一起离开烤鱼店，乘坐二号线回到出租屋，鱼发现
某人也会渴，会冷，会在不开心的时候把头埋在膝盖里，对着发光二极管傻笑
天色这时暗淡下来，楼房打开灯，半朵云彩变成霓虹色，指引鱼回到乡下

可这让乌鸦被惊离树枝，这时候，我们失去了相拥的资格，两颗流星垂下
点燃胭脂山下的酒精火炉，羊腰滋滋冒油，烤串的时候不允许烟与咳嗽
可乐选择最大瓶，灌进塑料水枪，每一次发射都伴随对被害者的安慰
“你看，我多爱你，给你爱喝的无糖汽水”阿斯巴甜在口腔留下腥气的回味

共轭城市

○ 目的性论述

以的某根烟囱为虚轴，对武汉取复共轭，以分析其性质

一 拟兵工厂法

他们无法容忍上个世纪的遗骸
烈阳高悬，恍惚有金石锵然之音，其声布原野
你的气管已生锈
你的筋骨疲惫并裸露
钢铁的枪口与悲鸣是你的孩子
而你已经离开了汉阳，红砖是你的告别

然后那辆火车头被拖走，工人被赶到新址
（或乡下，或民政大厅（兵工厂已无法关心））
高大的围墙在四周竖起，用着你炼成的铁皮
如作茧自缚

他们把瓦砾刨开，红土裸露的
总经理发表演讲，狗尾草是忠实听众
“以后我们就叫它武汉 1890
它会和盘龙城一样成为好的楼盘
守护它的城隍是张之洞
只要我们按时去隔壁庙里上香
购房就会稳赚不赔”

二 黎黄陂变换

我们倾向于用另一种方法解释钢铁与石板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让一个可怜的异乡人成为坐标原点
他来到此处的路径在向南十里
珞珈山，地铁穿江而过

离开位移矢量后他留在江边观看人群
滚滚长江天上来，东流到海不见君
（努力学习傅立叶的他马上意识到这就是时域，对应的

频域展开在他的背后，黎黄陂路，每一块路砖都被叠加）
将黎黄陂变换作用于三十多本年历
会得到咖啡和薄松饼
如果你走过这个地方，你会看见
幼儿，婚纱，教堂和中医院。
珞珈山街就与它交汇在中间

回去的路走 2 号线
回家的路换乘 4 号线
天兴洲，高铁穿肠而过

三 天河回归分析

对于未知的鱼类，我们倾向于预测
铝合金呼啸，千万里可闻，铁蹄将至（铁蹄被钉在蝠鲼的腮里）
黑云屏蔽电磁信号，平流层飞鱼坠落在地面褶皱，我们母后的乳汁
还流在天上

已知：重庆对应南欧，斜率为赛马娘
可得：樱花就在 2 号线中点降落
若：引入新疆
则：4 号线开进柏林，北欧在偏差之内
回忆三岁时求得的期望值，均方根已然指示混沌

对于没有到过的地方，我只能想象
只要路线足够复杂，过拟合就会出现，我终究会走到天河
可是这样走起来我就会很累，甚至走不完粮道街到小东门

四 光谷无限深势阱

我的朋友住在光谷里，每次他来找我都要爬上山岗
半山腰他就会遇见我，然后我们一起爬
爬啊爬啊爬，爬过去，爬过来，累了就坐在山顶上
这个时候他微信步数就会比我多两千

我有朋友住在光谷里，每次我去找他都要转下山坡
山脚边我就会遇见他，然后我们一起转
转啊转啊转，转左边，转右边，累了就坐在山脚下
这个时候他微信步数还是比我多两千

我和朋友住在光谷里，每次我们都出不去
屏蔽的势垒无限高，我们调节电位器
跃跃跃迁再跃迁，变函数，变矩阵，算法是个好东西
如果有人微信发消息，我们就塌缩到屏幕里

我们都困在光谷里，我们怎么也出不去

五 黄鹤楼与其本征电视塔

云/云/云

仙人已乘黄鹤去/大江蒸波气/电磁波在不断发射
屋檐的风铃被吹动/水中请使用声呐/城市会听见这里的广播
外地人楼上观看/游船价百金/大多数人不会上来

电/大/电

梯/桥/梯

白云阁/墩/计谋殿

龟/水/蛇

告示牌：本店一年卖出藕汤可以摆满六十四座黄鹤
一黄鹤楼等于三电视台，本店倍优于电视台
费祎尝于蛇山电视台自助餐厅登仙，对武昌鱼赞不绝口
故使用法力使电视台可 42 分钟绕武汉一周
所以在我们这里吃饭绕武汉一圈只要 30 秒
本店地址：创意城 x 层=号

六 寺观二象性

在灾厄发生前我们不在意观音与三清

在灾厄发生后我们不区分玉帝与佛祖

在洪山在汉阳在 good

我们烧着香 我们唱着歌

观音菩萨快显灵，元始天尊长保佑

待到期末满绩，一定重塑金身添香火

我会虔诚到 4 点，之后寺院会关门

让我们盖高楼盖低楼盖冒我的老北鼻

宝贝宝贝我爱你，北鼻真经被选编进入西洋宝诰

为了此事释迦牟尼请张之洞去喝酒

可他出门就遇见两条狗，一条想发财，一条倒着走

等他们把这边拆古迹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捐出救命钱

使其按需要表现出寺或观

让神仙们也住进新楼房

补：记得以前去龙亭，大殿里摆着一把龙椅

一个老女人对它合掌然后跪下磕头

我猜她身上也许还有十字架

结论 千里走单骑

十八岁的你看见分水闸跨过跃进渠

一如天兴洲大桥跨过长江

你的爷爷参加了渠道修建，在数公里之外

鹦鹉洲已经沉默，小学门口的老头打开扩音器

“江～米～粽～子～～”

两块钱就能让他从竹筒中抽出裹上白糖

吃起来有些发腻

那曾经是你对南方最早的印象

暑假回家你在林县舅舅店里打工，那个地方在太行山脚

林州电视塔建就在四方埝上，据称海拔比泰山还高

爬上去需要一下午的时间

每次回乡你都不知所措

最爱去的大排档在 9 岁之前已经不再开业

只记得老板娘是个胖胖的女人

你告诉她以后会带着老婆来这里吃砂锅面。

离开安阳时父亲开车送你，妹妹非要跟着来

她只有四岁，不知道黄鹤楼与武汉的区别

你与他们告别

那时候你还很憧憬玄武湖，可现在你抽的已不再是南京

谭倩桦

疯狂星期四生 v 我 50



墓志铭

奇奇·哈哈拉（不详-不详）

一个灵魂是 35 岁白人男性的 4 岁黑人女孩（神父证明的）

刚出生就有自闭症（有医生证明）

上课的时候，奇奇不小心请同学吃了一支铅笔

结果老师把她打出了人格分裂（听说有 56 种人格）

她的其中一个人格在看到润羽露西亚毕业后得了抑郁症

第一次去教堂礼拜的时候被性侵（同学看到的）

一直被父亲家暴（父亲是北欧人）

一名喜欢女性的同性恋（她自己说的）

她坚持维护动物的权益（坚持吃素不杀生）

养了一只会吃巧克力的小狗（小狗没有死）

她也支持环保，会把给小狗那些巧克力的包装吃掉（母亲向我说的）

.

.

.

（此为墓主的最新资料，其余资料有待更新）

更新：原来他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意外的不相遇

他和她
本来会在这个路口偶遇
然后成为一对好朋友

不过
我走路的时候没抬头看红绿灯
就在那里看《还珠格格》
被车撞死

他和她
就这样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月饼

我有一个
莲蓉馅的月饼
还有一个
豆沙馅的月饼
然后我吃了
我室友的云腿月饼
她骂我为什么吃掉她的云腿月饼
我说因为我不想吃我的月饼

孟宪科

孟宪科，香水瓶里的矿泉水。

水车印象

磷光下我们一同舀水
波纹里偏爱着水车和桨
我也曾为你脱下鞋子
在静止的轴承下一同搁浅
抚摸我们裸露在外的鱼鳍
塘中的水干了，昔日里
你引以为傲的盔甲锈迹斑斑
前行的人也只是抛下一粒石子
试探着虚实，你已经不再挽留了
那些住进身体里的如今你以
野花的形式驱逐，水车枯朽地
蔓延至树木，你所钟情过的水波
和五月倾斜而下，关于记忆
我拖着废船，撑伞


停电记

像火车驶入隧道，光明的景色一下子黯淡了
我们用身体扮演黑夜里的小火柴
你每叫我的名字，我就被点亮一次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年龄，在声音里得以保留
我们的恐惧是黑夜里相互碰撞的幽灵
叫不出你的名字时，那深邃的脚步正在逼近
拍你的肩膀，像上帝借走你的打火机
而我们砰砰的心脏里迅速升温的西瓜
则是夏天递进身体的一把小火苗
空调君，你的身体冒着热气，在此刻
你为何沉默不语，今天我允许你生气，更冷的气
对准我，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你冰冷的责备了
你看那些更小一点的小火柴，在父母的掌心逃窜
水汪汪的大眼睛，我们负责扮演童话里的大灰狼
你的吼叫会得到应答，我的请求是一串数字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十七分，我们的游戏
还有一个小时，幽灵们正在陆续抵达

生命的舞

“不要去想”，是否需要改变
陈旧的舞厅，木制地板早已成为音符
亲爱的，你看脚下蜕皮的地图
这么多年我们每一个舞步都如此精准
有时透过玻璃，披上金色的铠甲
笨重地让夕阳一点点落在草坪
正在背光撒尿的泰迪身上
它伟大的背影，好像在完成某种壮举
给一片小草浇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料
夏末，随身携带的那些被压成纸的海绵
终于捕获了应有的水分，你的泪水
因此变成承载自我河流了吗，汇聚在将来
彼此错过的一端，或者它仅仅是在往回流
我们干枯的记忆因此发芽，爬满野草
或许今晚就要握住没有方向的铁轨
在梦里脱节，不再被任一个站台接纳
我们之间越来越远了，拗口的问候语
早已不是见面的理由，在两辆脱轨的列车上
作最后的告别吧，彼此获得相反的动力
裂隙横生，徒劳的填补是血色的苦水
不妨用身体撑开一些，我们宽阔地走

陈旧水

陈旧水（ <https://tieba.baidu.com/p/6450287540>），青年诗人，青年读者，青年作家，陈述作品的开始。水就是从这些水中生长出来的植物，它的背景是大海。他讲述的是一段悲伤的故事，她的父亲在她出生时便去世。陈旧水的故事很长，也很美好。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和痛苦。比如说：她虽然年幼，但她知道这一切。

乡村爱情故事

“娘生你时曾观测天文镜的建造。”三岁食贫

候车室内等孩子们持枪射击。老年人拼图入住邻家宾馆，未发售手织围巾（过饱和色）自电视塔的秋千跌落（没想过沙地公园的混凝土管什么温度。狗眼尚看炉中女孩的奔跑；坐在晾衣杆上哭着 金发男人喊她爱听的 20 世纪摇滚

姥姥们在煤气底下挤西红柿）

赶集时候，把器官捐赠协议砌入海景房。父亲的旧发动机内燃心肝脾肺，她失眠吓了一跳。磁盘盒配对：（烟花或手写影票，姐姐侧弯的高低肩

私生活常缺乏的女性；）宽领毛衣，一直发生在展销网址链接。长廊顶跳沙堆倒悬过

他静电刺激的虹膜：初恋女孩很稳很年轻|雨天娃娃|磁感应核对身份卡（泉水喑哑）他的烟头送还给爹娘，人死后老村庄再没去过。

塑料制品的大气排放，小商贩倚报亭的老式 DVD。回收文档在地下室批发陈列，未必了解他们裸露的关节痛。直播大厦一角她带几个铜板串在麻绳上，收音机（可拆卸）乱序播放：“爬天台荡小腿

下雪了我也不知道你未成年的母亲看没看过烟台的大海”（王爷府前所埋 高速路电动车的摩擦生热；在 KTV 翻新的电子鱼缸 探病时老婆子还没醒）偷情触发的炎症反应；

她不曾去过东边的赛马场。一件悲伤的事实是，她甚至不曾存在付费的搜索引擎。居于蒙古包十年

刻苦钻研杂交畜牧业，若有双胞胎去攀假的登山石触电而死，“第一年季风，我们下海打捞；第十年我们上火车站去放牛、放羊。”（欠修的计时板呈颤栗状，为家人播报她当前的婚姻关系；被送往重症监护室前他出于愧疚永远记住了那个名字）

县城商场拆成两百家新型机械作坊，城市改造前期

烽火三月，情感备份因无问津者被格式化。他们用录音笔循环老一辈人的鸡鸣、犬吠，钢质骨连结的表面活性剂麻醉了观音菩萨的海马体神经早已不知天在水：“老电影说爸妈跳伞回的老家，

在 3D 打印的新房子里置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格理论例题：三个女人

你知道她明天就离开。孩子们在高铁上展开链接
你知道她明天就进入铁箱；进入黑箱；进入电子邮箱
一片不可知的意识流驶入内部
：欲为少女赋格，[请点击此处](#)

【

铁是金属的金
你知道她明天离开，带着子宫与火焰
从你燃到她，从她烧到你。睡前忽然想起死亡：掏出钥匙的瞬间
屋内传来众多声音。
（声音、声音、声音、呼吸、声音、手、额头、呼吸、声音
你不敢看看箱里的她：打电话给大儿子，对二儿子板着脸，捻起小儿子的照片
你不链接、你不知链接、你不会链接，你不链接无法链接
病房内已无信号。）

黑是暗中潜藏
你知道她明天离开，试图进入游戏
面对面建立关系，面对面交互：点击屏幕进行选择，点击头部抚摸
点击，点击，点击。
（文字—文字—语言—语言—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文字
你不可知的箱里的她：跟你说说话，发送一些文字，下达命令，发送一些文字
你不识本质的语言，无法进入语言的本质
让我访问！让我访问！禁止访问）

电是清洁能源
你知道她明天离开，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她是局域网，通过二极管分配给你：少一点，再少一点
而你的身躯在膨胀。
（电量不足，请充电。电量不足，请充电。电量不足，请充电。
你拒绝接触的箱里的她：当她走进摄像头，当她面对摄像头，当她走出摄像头
等众人的波齐发射你就不再知她；
等她离开你的地址你就去纠缠新的电）

】[收起](#)

人是可拆解的吗构造性原理（或生成语法之人体运用）

米兰教堂建造五百年会生病
摇滚乐队建造五百年会上历史学
黑名单。我们也曾如此被改变
在一株黄桐树下，手持扫帚
乒乓少年擦干净的球桌闪着金的
光泽。金的男孩、金的
女孩，金属的我们有权打开新文稿
写一个简单句法结构，不去深思
它的组成。就像笑
只是一个词，一个动作
或选择（在幽暗底内心深处
避免任何遗漏）能变成更高级的东西：
要么支配论元，要么作为词项入库
没有其他生活。十一月里
我们被挂在必要性的姐妹节上
每当耳机发出声音，就冒雨
穿过施工路段，躲在标句词内
想起乌鲁木齐的火车
和酒店。那是一次狭窄的移位
待到山花烂漫时（在纯白底谎言中
点击儿童套餐）句法动作失效
返回最初的语迹：
口罩是必要性的构造吗原理
检验性构造是吗必要的核酸
原理：熬夜对身体不好构造
性原理。教堂可以被替代乐队可以被替代
身份信息可以重复交换。陌生人缺乏
中心语，你是自己的屈折词。
九月一串链接进入我，从此再也不能
认证你的磁感应门。
秋千是必要的吗构造性原理
雪球是必要的吗构造性原理
挥拍是必要的吗构造性原理
弹唱和弦是必要的吗构造性
原理（现在式为时尚早，在透明底
电子烟体验点）设置又一个延伸：
试卷第一问永远无法重新捕捉构造性原理；
每当答题开始就要再多想想构造性原理。

人是可拆解的吗构造性原理（或信息检索之人体运用）

我有一台乔姆斯机我从来也不用
我有一本线性代数，做过每道
练习题。你知道它可以用来分解特征吗？

通过一根向量，就测出你的全部
性质：（从百草，哭到三妹真火）

人 拆解 原理

人体 拆卸 规则

少女 重组 生活

在瓶中溶解你的元素，在罐中为你赋格

死去的方程突然变换我脑中回路

一位崭新的少女：封装起来，贴上防腐标签

春节过后，送给最爱化学老师

你和他都不知道。

如果男人爱上男人，他们只能解放自己

如果女人爱上女人，她们就能解放自由

你知道死链的三种处理办法吗？

十二月我们不再匹配如初，只能返回指定的

地址：（在加州夜，总会听见她们说）

以梦为马 方得岁月 乾坤笑掷

初心可期 往后余生 不忘流年

韶华未定 莫负始终 勇闯天涯

运行，点击：输入关键词：

该页面不存在。你的分布刻录于此

送你入光驱，读取你相关数据；暂停的游戏

瞬间，还你给最爱父亲。

如果男人爱上女人，她们的世界更广阔

如果女人爱上男人，她们的未来会坍塌

官网查询升学志愿？无效的

存储路径。我有一台乔姆斯机，用于打造你

崭新替身：（我行是她列，我列是她行）

马路 头像 围巾

球拍 小说 电话

汽车 雨伞 补习

“抱歉，暂无数据，可尝试更换检索词。

相关搜索：苏珊·B·凯瑟 摄像监视系统

新型温控环保饭盒 大学生情侣社交 APP”

神话修辞术的基本观念——以君特·格拉斯和鬼故事为例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小时候你怕他的威严，长大了你学他的沉稳。

曾在一片镜子里见识过那种纯黑的尸斑。加加尔合上主播的絮语，对魔法香烟进行了一根暴风点燃。拾起金装的货箱修复喷雾：还会再见吗，滑梯？ 回复 @小孩子乐园服务器：是最遥不可及的神话，你可以一直信仰它，就像事后常常发生的那样。

（一、二，跳：一、二，跳。一、二，一、二，跳！）

从三个方面试图对此进行阐述：

你成为你的太阳人，我打翻我的防弹衣。下午 4:00 儿童回家，他数他的，我数我的，只是这样无非是这样。时光？[时光慢些吧](#)，就像她（在浴室里）哼起一首不知名的进行曲，而你也对现在比较满意？

曾在一片镜子里见识过那纯纯黑的尸斑。加加尔（并不）试图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而合上主播的絮语：下午四点儿儿童回家）。你有时还养养那些新品种；对此不做任何说明。按照有关规定：我们在此刻感到放松，这一生漫长。而精彩

（如今我们感到悲哀，正如事后常常发生？的那样。）

如有必要就说！说笑话：

20 世纪的老头 21 世纪埋。这是第 1 例无可救药的症状，直插入心肠；于是料理和衣裳都在服务器的出口带宽中变得黑暗，比镜中的反光更↓暗。在一次讲鬼故事比拼大赛中她被对方辩手的演出精准吓尿！

第一行手写：死亡是他的下限>加加尔曾在一片镜子里见识过那种镜子，但被一份百事可乐当场击杀。房东出于惊吓藏尸镜中，下一任租客是你太阳人小朋友。让我烤烤你到热力学三大定律<烤箱是德国进口的注疏>

（我们翻滚#在胃袋的洋流里#）

就像她哼起一首不知名的进行曲：

你既不打算让我进屋，也没有准备食物。○二年广泛流行过电梯恐怖，母亲同时的远离。加加尔讨厌埋在和被埋在镜子里的加加尔，加加尔有时养些新的加加尔在浴室里，加加尔打开房门，告诉加加尔关于他尸体的事。<

在这次大赛他慕名前来（补全你的。残缺/心灵）：“杀杀我气焰？小朋友”只是这样无非是这样。

草 籽

草籽，或名噪姊。梦想是有一天能见到爱因斯坦头倒塌。

村小，语文课

我们破败的纸箱被迫陈列在教室的讲台前....
瓦楞纸的缝隙，摆放着惊人的叹息。
拾级而上，潮湿的砖渗出呕吐状的水痕，
那么多的字就储存在这，和一座巨大的钟表，
午时涌现出坚硬的声响。这些字全走散了，在
食物中，在掩人目目的杨絮，
不断倾斜的日光使标点不再清晰。
一座又瘦又高的电视塔，投射五彩斑斓的影子，
他俯身轻柔地抚摸，每一枚快速移动的字符...
要警惕所有不够优雅的形式，四处跑动的，风雨交加的，
沿着砖缝向下渗透的污水，
把不成型的词语挤压成高高在上的梯子...
指挥一场暴雨，用光和影，
偌大的钢铁像教师一样碾压。
空余的房间，越堆越高，逐渐成为一种幻觉，
一场马戏，一股死亡之后泥土散发的清香。
我们不得不进食，钟表敲响，饭盒被发配到了每个人的面前。

尽管抱有期待，但是还是遗憾地遭遇了骗局

发烧！油，混乱的一双眼，灰白地注视着。
沉沦...一座小山持续等待。三天前：
充沛的水将从堤坝倾泻而下。至今杳无音信。
那时我也曾坚信所有的溪流，但坏就坏在水
是会杀人的。你看：
洪水不给我间隙！闪烁的曲线命中注定地
过来了，是一堵墙。一滩稀水从天而降！几只老鼠
在地砖上四窜，尾巴尖滴下灰黑的液体。曾经那些流动，
圆圈，快来起舞呀你送我的白鸽！
轻巧地倾斜着，用毛发组成眼睛的形状。
还剩下什么？裹上黄旧的毯子。把我拎起来像一串首饰，
串珠子串呀，粗糙、沉重地围在脖子上，熨帖苍白的
体温。一艘船开进我的记忆里！时间是流失的水。
跳房子，双脚张开又合并，数字散乱像一堆发，
让它走吧！瓷砖长出五公里的水花。小山在
滋养下成长：那是些岩石，坚硬不可欺。
拆穿了他人的谎言：引发洪水只需要三个时辰。

空 椅

卤

它是附丽部分致密的红鲷
与歌曲共同构成骨骼
具有厚涂功能，而无冻涂功能
就像凿山镐温柔的余温
绕着，环着，轻轻啄点
左丘起自陵墓内廓的外颊面
车骑突动后穿过肃穆林的腮裂孔
止于平窟后侧的喉三角区域
高密度犹稳定之，赠我以流亡的耐寒性

血肉烤于现实后邪恶到底
那时候每个安提戈捏都
缓缓吸食翻动那些敲墙声的人
桥随山塌陷你望着那山的齏粉
也学着缓缓吸食不再思维
在防波堤下缝纫他身体的余温

提挈

别晃了我美美的帧，人文的死角
明知道这已经无法完成，却还不面对
你看见镜中自己濒死的富态，终于显现
那一丝焚尸炉的香气，像你必须接受
的一抹白炽灯过载时金刚的余晖
你看你，双眼里有着三千多年前染血的
红缨，哪吒宣赍中爆燃的斑
你看你，巨人观的一条胀不懂的皱纹
夹着盛唐的分界、一柄一千多年前
李贺麻袋里曾提挈到失去光泽的玉龙
你反反复复地从停尸间的冰里
仰卧起坐。展示着濒死前
死而不僵的越界，勾上你最后一抹
标语的墨、近乎平割昼夜的密室
别晃了你悄悄的梦，就像毛人水怪沿着河岸走
曾看到的、行将消失的东方的鬼影
他必须接受名叫裂缝的直谏
一如碾轮下的谷仓，碎至泥乳、碎碎碎裂
仪式结束的清算后二十赫兹的调振

润

一条绿色的青蛙穿过弧线，跳跃出镜头的界限，持续旋转四十分钟。没有喧哗的修辞，只有声色的头像意外的主。相机清晰今日的舞鞋，亮片高悬起暗笼五星的机械；构境之物已死，雁金舞鼓轻轻。历史的长风吹白了亚洲的源头卷绕不再，它扳动火药罐妄图四处飞行坠入茂陵下一条水银的小道。

此刻我辽远的沙漠正缓缓平移，此刻我热情的导弹正缓缓上升，此刻黄土高原的洞窟中结满了彩绸泥塑和飞翔的女巫，此刻藏南盆地的江水畔流淌起了汉唐茄器与罹难的血泥。此刻我的月亮远离树梢逃离到七万七千公里的远处，此刻那人间之王随之升空，在七万七千公里远的秘密基地里再无人找到。

（秦皇有没有告诉你，注射我的血液可致__？）

二舅

博爱路上的腐植质和酸，是蜂农留下的半代黎明
年轻完好的匠人行路于此，留下二十年失业的痕迹
半空中的同行，深海色的肉胄由风吹颤
你终于理解不是每个人都含着备用钥匙
出生在墨水大厦间目的小室之中
贫困的一天顺润的鱼鳞，传唱吧——我乃青年！
我一年该有的产出
都烂了！即便如衰叶的浓浆，我的叛逆
更“深情”！我背诵语文和乡村，头戴慷慨的摄像
一个共同体给予我宇宙的视野
人们都像一个老年人一样死，就荒谬到
像主张荆楚之地没有诞育任何一种屈原
在湖心的鹤叫“出水薄箍桶，瓶器煎人声”的那晚
柳叶中披发摇曳分泌祖国的自由

被乌合的领域爱戴兮，我乃保守主义梦寐以求的贤甥
所有混合的人生都盼我塑造兮，整一个巍巍雍容
野蛮、乖戾、美哉，我骄傲的反光的和氏璧制的尾部
那具骷髅洞开大门加速的预言之日
作为一切暂时还在深爱反抗性发热的神都哀鸣的时代
我当然会主张浸没你胶状的心
乡村
你好！
我绑架你们，当你们全省的钙质
都邀请我：呔！敬请吞下我那抛光后
骄傲的反光的和氏璧制的尾部

梨

梨，2021 级，钦定单线战士与 APEX 顶尖黑洞。

放映与鲜腐

()说,但将我词会洒进去,它
留冻疴中的缝,无一不刻地脸*着
及其一些热.是腹吗?我问不是的。挤。她示意我向右

余尝服膺蠱術*,力未逮者十年。今竊悅游女,輾轉伏
枕,後迫于榛林,入不復見,一時涕淚漣漣。

纠偏不具

备智能。浅秋,口
音稍许倾仄*,肉翅之感,使她往井盖旁的洞中一根根塞烟头
过街放跑饮水机的,突突脓脓又沉于干渴的
提满自旋的伞却无法控制浆钻的人
招不灭枯象鲜艳的气球。星座轴心粉碎的女性死亡之五角
星……斟溢与呕吐都是未遂的,而晚樱是晚的,樱的,放映
的,馱*的。狼账鼓,篁瓮,绫吊,可可爱爱吮着手指的风吕
敷*,绳肌花蛇:过高的芦苇雷鸣般的野合*

这类电影一般都是在七十分钟吗是的《女体涡旋岛》*呢并不

拍着,快吐出你的车祸啊 蜀*,(关于稳定的纠偏,黑绸裙
PH=7.2~7.5 弱碱水有些偏离。你们最稠密的物质形态本质
上也是光的一种形式这是把水装在玻璃杯里,放一些绿色显
示剂,显示出水里面暗藏着宇宙六边形梅尔卡巴场

……使滴定管气泡不敢蒸发的,纽西兰*震感延迟的
理型在误差之兔中蹿攢的词)莫非就是鲜腐*?

过街则缎刀,斩街则刀断,拌生熟,莩*且靡。示见之眼中愈
来愈辐灼的晕罅*。但

Venus In Furs

我爱你。把悬崖打开
什么来钱快，我说偷东西
• 富恩特斯是（充电切口）
疏远伟大，我爱你。
拔塔而起的喂猫房子
水不停地舔舐划拉。
你的眼睛恐惧，和裙子
从这一刻搬过来白菜芯
番茄味道。把悬崖开开
我爱你坐在西瓜上
夜蚊容易抓，手上捏住
乳白色，疏远伟大
我开始发起不可言说的
番茄味道。把悬崖打开
有人很大，继续活跳
我爱你。存储公交车票
纸巾湿润，汗粘住衬衫后背
刮漆的卡，手上捏住
《元素周期表》和纳粹
这是一本书。没有关严
把悬崖开给每一个人
我爱你。我爱你别的运气
手上捏住慈祥的气球，望着我
望着你。走在后面
又折返，再次折，思考试管
手上捏住气球。许多中年人
油掉在地上，你的眼睛恐惧
以及别的部分。石椅没干
我爱你。继续回调，
问我站名。脚夹住黑拖鞋
仍然活跳，把悬崖开开
许多中年人纸巾湿润包括他
手上捏住胶瓶，望着我

我爱你。滚动瞬间的良效
望着我瞬间滚动的良效
你的裙子恐惧，夹入一块
巴沙鱼，和别人很像
和别人一样，是别人
坐在篮球上，我爱你你脏了
裙子慈爱，和别人有区别
和别人相反，不是别人
夹入一块巴沙鱼和第二块
我爱你。我爱你。疏远伟大

巴黎最后的探戈

剃刀沾些鱼腥儿。训斥是无疑
不單限于下仆的話。
但并非如我提先預想的那般，
而他在和室的方格上觸動，把鏤空之物
貼在手帕上。站這個角
能觀得清楚。…再模糊和紊亂点
因為浴池使人困意不絕
，之后是艾伯特走來瞌睡，撞見…
之前是能代。識她的性別，攆在窗外
一刻鍾將近為旁人扁打，迫使安特衛普的吞吐
途經曼切斯特兩架。、其中，
就有我。再忍受不住的那個
他在寬廊當頭听疏了隨著的腳步，摘下后是
承自多病母親的銀髮。自幼聽慧
皮膚易灼傷，面試時
低頭走過几位顯露惊詫又
頗有禮儀地往內屋迎接…
解釋往前侍主的名目。不及語言停歇就
接受了來。轉眼閉上木軸
右手卷筆刀，擱置許久，
撥出電話。那邊說能代成功了嗎？
可他顫著嘴唇溫吞。我說沒事
都能重复，不過兩周加急的護照
他先到那邊，通過電話又告訴了我
電話那頭其實是他。我說沒事都能
重复，不過那個在場的人，
我們不能全部調查。艾伯特行在
巴黎的舊街，女式的裙擺使他肩膀僵硬。
一位西裝男子問候之前，思考
香水鑒別者和一眼瞧出窘迫的人
他一直在追蹤，把私人飞机中的一架
后來脫口而出的高級別墅，別在尷尬
中隱去…置換了手帕和叢生口蘑。

提議：舍棄你的舊名（最簡易的環節）
要找到日式建筑就困難至極，用洛可可
修繕，需要主人的寬容。主人…出行的
目的…天婦羅的材料…雖然兩方的命令
分歧是極少見的，回到園中還是先打掃便是
我一定這樣想，妹妹將不甚熟知的煎包飯替成
本地的鮮魷。三十年后、在鏡子里脫下純白
又挂在鏡外黑色的衣架間。

³灰

烧个没完。
没了。

都灵门

他在浴室里说：“电影中的人站着不说话的时候，那是在留白。”他的声音在浴室里，打湿在玻璃门上。磨砂玻璃门，电影里总会有人在玻璃门的另一侧淋浴。而且雾气朦胧。可是他的棱角清晰，那个咀嚼桃子的人，三脚架上湿润的肥皂天气。他说水珠划过肌肤就是这种感觉。他说就像是回声，像短暂的炎症，可什么也想不到。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导演的，那时候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这么对我说的，他关了淋浴头儿。

那是我很爱的南方天空，有一次我躺在医院的床上，等医生来，我数了四分钟，弯曲了四根手指。不，那还要更长一些。医生说：“什么？”告诉我是什么在你的梦中隐隐作祟，它们高傲的眼神让你觉得荒诞和隔离，即使它们以阵痛的形式发作。我爱我的家乡，爱这片土地。医生和我道别，我找到了以前从未发现的车站，有一种历史的喜悦。

乐队主唱翻开了他拿了很久的册子，说：冰山上的来客。不好。那森林女神。不好。沙漠皇帝。不好。小麦的客人。不好。蒸汽机之鼠。不好。娇羞的太阳。不好，而且这个应该在更前面一点提出来。好，那伦敦之雾。不好。好吧，老实告诉你，这本书是我的盲人弟弟给我推荐的，叫《数学的优雅》，那树之眼呢。这里有什么隐喻吗？不太好，更差劲了。

最后一个，东京之血呢？妈的，别再这么整了，你把我整烦了！这儿根本不是东京！

我太怕门突然被打开，或是类似于门的东西被打开，一片树林，或者只是一盏灯。总之我说话的时候不得不左顾右盼，我想起那个医生说：“什么？”那个医生轻盈的声音说：“什么？”

但是你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是东京，你可以把它写出来，没什么差别。你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你难道不是这么想的？我见过你写出来的异域风情，玻璃磨砂门，桃子，肥皂。

等他上台开始表演，我可能哭了出来，但是没过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想。他唱歌的时候和他洗澡的时候差不多，只是真的有一些事物在森林中回荡，而且要比他咀嚼桃子的时候更黑，肤色更黯淡。我出门去找公交车，我找不到公交车站，我看不懂意大利文，但是有出租车在路上跑。出租车的车内灯开着，从玻璃上能看见车内风景，还有都灵流淌的街灯。我想，大概是灯光的缘故。

我在波河畔下车，寻思着找个渡轮，可后来整个事情就变得很复杂。操他妈的，船长旅行乐队在河边演奏，如果你看过电影就能体会这种场景：晚上十点，你一个人在意大利坐着出租车乱逛，特别是在你很生气的时候，你一下车就碰见一个摇滚乐队在旁边器乐演奏，他们甚至没有开用来照明的灯。我的船长！我的船长！而难免走神的时候，医生在身后推我一把：“什么？”她娇滴滴地问我，我说：“旅行。”她好像不相信这个事情，睁大了眼睛，说：“什么？”

秋天的时候河道里长满了野花，对我来说是锡罐。用锄子告诉我：走进古代公园。我要钱，法国奶油绘鸡、白酒。让人躺在感觉良好的小路上。八月份看完了一本侦探小说。

从水中跳起来，在眼睛看：秋天开始。把冰箱打开，把窗户打开，两个小时半的车程让白雨发硬。把我从水里拉起来，去蒸汽机房，过野蛮节日。下雨着，白雾从高炉头上析出来，我的脸被风都刮走。

铁勺子放在柜子里，过细那些牵狗的人。以及在超市中购物，让我伤痕累累，在一夜生长很多纹理，现在变得脆亮。主子，你被泡得丰满，让我对着一张白纸发硬。在日暮，我记不清了。

坐在躺椅上摇晃的，惯用的底噪式开场白，你的纱贯穿在白日光里，一面摇晃，一面到另一面墙。是，你有足够的耐心听我说完，这是我独居的开场白。

我的家乡在沙漠很久的边缘，那里水鸟充沛，善于呼吸，赖于沙漠的延伸的电线氛围，乡子里都爱磨面。妈妈说外婆被水蛇咬过一口，并被封口，有玉米面，黄面，和粗面。

我说悄悄滑走，就下小雪。塌在青色的石头里，堆满共产的竹筒。我说白雨，曼陀罗，你用锄子抛渠。

从此地下遗迹，樱桃变红，我走在暧昧的街上，花园里放着你锦簇的舌，接上你打水的延迟。记不清了，但是你听着，用舌头吐出来的词流在土的封面上。夏天的时候窗帘旧了很久，我捉住死掉的蝉鸣，对我来说是浪漫的玻璃茬。去游泳，妈妈把我放在水中，我顺水飘走，等不到旱季。

沉默的早晨

昨天。开始潜水。声音。
渐渐的我坐在窗边。
我醒了。你坐在一旁。独自神游。

离开吧。取走钥匙。
草原。就在这里。放风筝的人牵着狂风。

风筝。快阻止。
我在车中漫步。空气潮湿。四处在降落水滴。
潜水中我会离开。

你的声音像灰烬。
总让我想起阳光。
已经暗哑。被噪点覆盖。

游啊游。游啊游。
你从来不说话。

我从风筝中走过。
他们教我如何控制风筝。
如何飞的更好。富有技巧。

我想起午睡。晚安。早上好。
等滑翔归来的清晨。
你失火了。或者是一具陶瓷。

它烧个没完。
没了。



微信公众号“浪淘石文学社” 加入我们

群号：539638394



二〇二二年九月

